

雒
閩
源
流
錄

雒陽源流錄卷十三

無錫張夏纂

金 鉉

須臾生

洪德常

張 采

朱之馮

馬世奇

俞汝楫

江世育

黃 廣

江彥明

李奇玉

宿夢鯉

秦皇孫附

丁明俊

陳龍正

卞子靜

黃淳耀

夏書孫附

陶 爽

華允誠

允誠合傳

吳鍾巒

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年十八舉天
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除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講濂雒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被服

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遷國子博士庚午遷工
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
兩部錢糧特建公署先生慮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
疏請罷之不報未幾檄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又疏
彝憲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
臣委質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條有肯
切責亡何差摧杭關未任以造炮違式革職張彝憲糾
之也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卻掃深究性命之學初號在
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狷庵尚讀正公文公文清忠憲四
家書謂古今學脉之正無出乎此用以自究極斥姚江

無善無惡之說謂使天下日淪於禽獸嘗言欲力挽邪風倡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一在窮六經之本末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生平不妄交游惟與杞縣劉中允理順嘉善陳儀部龍正及妻兄朱中丞之馮友善書問往來以道德相砥礪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臣舉清官以孫承澤面薦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甲申二月寇從蒲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內臣杜勳往監視先生疏言撫臣朱之馮忠義素著宣府屹然可恃如遣內臣監視倘意見稍岐爲害不淺不聽杜勳至而寇已

迫竟同總兵王承胤出降之馮果死節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先生方巡視皇城行至御河橋聞變號慟具衣冠望闕拜又望寓拜母卽投入御河從人援救嚙其臂急赴澗處時河淺俛首泥潭死之年三十五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弟鏞葬母三日後復投井從死是年南都賚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其後 皇清錫

謚曰  賜公祭一壇祭田若干畝所著有語錄傳于

世學者稱伯庵先生

幾亭編朱子語類其序例本木皆出翁庵倡意幾亭致書稱爲字字

實錄如向後世之士而親告之因復以朱子文集屬及其十之七八做語類例立編後未知成書否翁庵答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未暇瑣屑之務第

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干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第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恨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向何以爲之鞭策也愚按伯庵先生欲端讀四家書無論不雜他氏卽濂溪明道橫渠敬齋尚在徐讀之列立統至嚴防弊至密此其識力豈諸儒所能及觀答幾亭書則知以修身慎獨爲本要以改過遷善爲工夫字字得下學實際使其假年淡造豈不接武薛高哉惜乎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然邗河之死大節凜然一門爭殉又可徵其修齊之化夫固以身驗學垂範千秋南北諸公雖與之俱學體乎其後矣

洪德常字常伯南直歙縣人少有大志薄視經生制藝嘗歎曰此碌碌者足爲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

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做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史記漢書畫以歲月務彊記初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爲古學所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清馮恭定諸書旁考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子月巖輩數會于紫陽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間叅以己意而折衷之條爲六事歸重于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愈篤書四勿箴于座右又輯有周程張朱五子學約知行合一錄養正格

言變化氣質論蓋歎夫未學之無成一惑於私心冥
悟而或致越閑一牽於講習訓詁而鮮能渙然自得
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遠於道也方七
八歲時喪母哀慟如成人比長就試揚州聞父病冒
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墓哀毀謹事繼母
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掌中說者以爲
家庭和氣所致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歎曰
一息尙存吾寧已諸旣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
少瘳又二年崇禎乙亥卒年三十九後祀鄉賢子三
琮珣球俱知名

張采字受先南直太倉州人早孤事母至孝與州人
張溥交若兄弟獨不素譜系共倡復社以古學振起
宇內士而受先尤束身名教留心儒先嘗刊布宋名
臣言行錄以見志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戊辰舉禮
闈第三人客有勸其納妾于京邸者愴然曰甫釋褐
而卽背糟糠吾不忍也篤義薄嗜類若此除臨川令
下士恤民廉惠著江甸召入爲禮部儀制主事丁母
艱歸尋卒妻東號爲才藪競擅詞章風流煽溺向或
以儒冠爲怪誕以講學爲姍笑自受先起而其時同
學楊燹顧夢麟二子始相與纂四書說約表章大全

蒙引存疑淺說諸編俾學者悉掃新箋復主朱註又
其後陸世儀著思辨錄陳瑚著確庵文稿駁駁乎有
闕雖風論者歸首功南張焉沒未久而遺業彫零妻
孥無倚知者悲之然真儒廉吏之澤不泯矣

朱之馮原名之喬字德正北直大興人弱冠登天啟
辛酉賢書雅好程朱語錄是年見羅近溪集又好之
遂叅讀薛文清王文成二子書皆有悟入乙丑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丙寅督推河西務悉卻羨金入公帑
與管漕中官忤具疏劾未上聞父艱歸崇禎庚午補
原官疏辭魏奄所遺冒濫殿工加級忌者不悅出爲

浙江布政司理問遷行人司副歷山東叅議分巡青
州道秩滿加副使留任戊寅冬賚表入都值亂道梗
權頓家屬于濟南己卯新正二日濟南陷室馮赴井
死太母李絕粒六日卒德正聞變戎服奔濟收殮之
遂徒步扶柩歸墓廬于墓終三年足跡不近城市時
史公道隣亦讀禮城外偕金公伯玉就廬次論學問
及兵法因作在疚記語詳記中而金公則少長風契
先後以二妹妻之者也服闋補山西河東副使念室
馮慘殉不食娶每元旦後必守太母位哭泣粥飲過
十五日以太母殉難露骸半月始得就殮也會蔡中

丞懋德撫晉崇重理學德正首捐貲創河東書院集
官民講聖諭六言朔望親臨講性理諸書相爲倡和
聞流寇自秦逼晉日備禦河干凡所以除內盜馴叛
卒者不遺力壬午春應詔陳言廷中稱善擢巡撫宣
府右僉都御史癸未二月抵宣受事嚴核將士劾去
庸懦二十一人勾補虛糜千八百餘名拜疏請纓願
爲天下倡上嘉之聞邊報急卽督兵進居庸關防護
陵寢上以爲忠勤遣官賚賜金幣頒銀千兩分犒將
裨以下及撤防又賜金增秩還居宣府衆軍以餉久
缺縛擁餉司鼓噪至院前勢甚惡德正輿出門外以

數語徐遣之翌日命中軍官執首惡七人立斬以徇
衆遂定甲申二月聞太原寧武相繼陷卽露宿城上
命分兵扼防三月朔設太祖神位于樵閣率文武紳
士軟血痛哭誓以死守簡署中僅有衣被一篋出以
犒軍取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陳績顯曰城潰以此
殲我旣而監視內臣杜勳至與總兵王承胤叛附于
賊勳忽欵語諷降德正厲色叱之曰汝不念君恩吾
斬汝矣欲以計招承胤至併誅之不果寇至親率標
兵北面背城與賊砲矢相加者兩晝夜忽二叛開南
門迎賊入從城內夾攻軍民驚散德正亟命轉砲內

向日我親擊賊取火欲燃數賊露刃至前德正拔佩
刀奮率家丁斫落城下左右環哭擁行大喝曰離此
一步便非死所遂登北城樓易公服南望九叩發遺
疏併遺書付提塘官立刻懸腰帶自經時三月十一
日辰刻也年四十三遺疏勸上收人心培節義遺書
訓弟子則謂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及自言
朝聞夕死之意事聞上特諭首輔從優議卹後贈資
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莊學者稱勉齋先生
自少篤孝友率三弟課業一堂父沒後以時冠昏靡
不盡禮居家吉凶一遵古典當官廉恕慈斷持大畧

小所至民懷之臨難前與金忠節各馳手書問答諄諄期不負生平竟兩踐其言仕宦二十年田宅玩好一無所置藏書至累架雖鞅掌之餘手不釋卷工文詞不喜存稿蓋其自任者確乎有在也其所作在疚記自敘踰冠時寓蕭寺中方鈔讀大慧集一夕於花月下豁然大悟自以爲奇樂越五年感觸百患迺悚然曰此虛景非實獲也又二年讀中庸至可離非道也句廢然而返乃喟然歎曰良知其謂是乎因題曰天地人物只此一生又曰全體是簡仁大用是簡禮自是隨時循肖覺有安身立命地而虛景易混當機

粗心後數年喪母廬墓痛警徹骨始知變化氣質之
學蓋亦如整庵羅子之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
體而其後漸知其是心非性者所著疏稿書札及手
批程朱諸集俱佚不存惟在疚記一卷今行於世

馬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父涵虛先生明經修行
爲諸生時首具呈學臺請興復東林書院仕爲郡博
棄官歸教其二子蚤著文譽人以三蘇擬之二子長
卽先生次則世名字君闇者也先生年十九以三試
第一補邑諸生久之繇序貢舉南京兆成崇禎辛未
進士改庶常授編修丁丑分校禮闈己卯典江西試

所鑒拔多當世知名士已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
諸藩悉却饋遺癸未再當分授以從子瑞方應試避
之瑞得中式乃推典武闈會試甲申春遷左春坊左
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先生奏言目前
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
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不然恐賊勢不可復
支上以其言諭樞臣勅行之未幾賊竟入畿輔三月
十九日京城破是日先生方早食聞之噉箸起曰是
當死其僕曰奈太夫人何先生曰正恐辱太夫人耳
作書別母訖遂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向望闕

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又指印囑其僕曰
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遂先視二妾
從死殮訖乃從容題壁自經而絕先生自少篤志嗜
學無綺靡奇麗之好好爲古文辭及評選制舉義四
方士爭購讀之稱爲澹寧居澹寧居者先生書齋取
以顏其選者也居恒不妄取予未嘗疾言遽色鄉邦
有大利弊慨以身任罔恤勞怨所至好推獎後進扶
植善良惟不喜立門戶城府崖岸一切不事嘗曰處
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其
見道深矣方差諭諸藩楚府賜宴湖廣學道王永祚

乘間言曰尙有兩郡新案未發先生若不解其意者
答曰此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曷聞焉永祚慚而退
及過江西學使侯峒曾以衡鑒自負揚言歲試黜劣
卷四千人先生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無過當乎
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
跼蹐曰案已發奈何先生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
是收復者過半居父艱日蘇州司理倪長珩爲丁丑
本房門人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及佐膳先遣客致
意先生辭之曰蘇方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珩又請
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

學費說者以爲此風自邵文莊後錫邑百年再見他
如逐貪令絕逆宦辨非族祛左道復學基清役米倡
官糶恕亂民重建西定橋以通涉作鎮力脫冤陷諸
生後有登第者爲德始不勝指數少從顧端文高忠
憲葉司空三先生游最親且久卒殉國難人以爲不
愧師傅其及門若龔廷祥堵胤錫蔡鳳威動蕭琦王
漢萬發祥王錫劉渤劉日杲等皆後先死節人又謂
淵源所被云是年贈先生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皇
清錫謚日文肅賜公祭一壇祠田七十畝學者稱素
修先生所著有澹寧居詩集行於世其文集忠鏡錄

藏于家

夏生也晚事先生日淺然澹寧居之而教及佩潛公之交許至親切矣雖垂老何日忘之

竊見先生嚴氣正性槩絕邪黨顧爲東林弟子不喜傍東林門戶以是立朝居鄉並號孤立既忠且孝洵百世之師也詩集三卷向得崇巖王公付梓文集十二冊世兄丙玉珍藏篋中困頓家難日惟抱書泣血遺文未行謂非吾黨之責乎

俞汝楫字仲濟南直華亭人仁慈樂易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少有文名究心實學遂綜經濟之務與於東林講席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莫不虛左迎之嘗奉大宗伯命輯禮儀志百卷以疾卒鄉人私謚爲端愨先生知府方公岳貢改曰清惠

江世育字夫南南直婺源人郡諸生幼孝友居喪一

遵古禮旣祥禴猶茹淡廬外與兄弟百餘指同爨尺
布不私家故貧兄弟俱以舌代耕又不屑問家人生
產每歲時自館歸兄弟怡怡膝下競市珍異奉堂上
歡論文析義自相師友毋葉顧而樂之忘其貧且老
也雖攻舉業不求宦達以古聖賢自期其爲學一以
治心爲主養氣爲輔友教諸生以身爲鵠師道尊嚴
遠邇推服偕同邑曹子鳴遠汪子志稷輩結會講藝
以文行相砥名曰正社卓然爲社中師表嘗與金太
史聲書反覆儒釋之辨縷縷千萬言太史是之晚年
臥疾夢中作語有詩曰大道存乎我超然生死墟胸

中有天地且暮且遽廬忽正襟危坐命筆書學古志道四字付二子而逝所著有四書正義十卷近居錄二卷宋王異同辯四卷藏于家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著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因登顧端文尚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句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璫焰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

應者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拏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惠三廟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鎮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笄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竣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讞辟候決忽流寇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佯從之中塗紿以家近挈妻子仍奔赴獄明年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于郵部曰囚罹法愚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

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達經權類若此
居二年卒于官著有禮樂合編承天紀世覽及玉磬
齋詩集行於世

江彥明字晏其南直婺源人幼孤受學歛儒方時化
之門相與講明性道不屑舉子業年二十六承母命
始應試補諸生第一與友人汪元兆讀書蛟池山究
心性理大全居母憂遵禮盡制三年不入內室萬曆
乙卯崇禎庚午連落副榜遂退而明道淑人以畢初
志疾革語其子蕃等曰兒無憂也死生患難賢者不
免顧所學何如耳言訖而卒所著述有五經圖考詩

經箋疏四書約言諸史彙抄及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書百餘卷藏于家

李奇玉字元美浙江嘉善人幼時志趣超軼不羣甫
卅擅文名偕兄奉常奇珍有二李之稱與同邑吳子
往崑山歸季思友善學日進奉常先成進士召入諫
垣而元美始以萬曆癸卯舉然不汲汲于進獨研思
易學時高忠憲公與錢啟新先生講道東林一以孔
義函象一以像象顯理各闡庖犧闢奧元美北面就
正焉盡變叅微師資通助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勗
之曰發吾蘊者子也署教丹徒以自課者課士天啟

壬戌魁南宮歸奉二親諱至崇禎戊辰賜釋褐當得
縣辭就武學教授轉國學歷遷兵工兩曹皆以清慎
稱推守寧國假歸不就再補汝寧值中原寇熾念義
不辟難驅車赴之至則劫苾城守寇隨遁去尋以簡
禮失貴客歡在郡僅數月引疾歸慨然曰吾素志學
道誤落塵網爲纓紱所累今可究竟茲事矣於是謝
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無錫吳叔美金壇周
仲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雪園易
義成說者謂雜撰備錯綜舉圖書會理象融而三才
總銷歸于一心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明云居

家儉樸是甘不異寒素終身不置妾婢卽奚僮亦無
解音律者甲申聞國難悲憤欲絕哭臨三日神色忽
悴得疾不旬日卒易箐時惟以易稿授二子柱槐曰
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不及他
年七十二學者稱荆揚先生

宿夢鯉字龍吉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午魁南闈高忠
憲序其行卷曰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刺
不取一文爰命其三子師事家塾者積十有六年屢
試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先卹勾軍繼請兩臺弭
三大患及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乃修建文朝御

史葉公希賢祠以風勵邦人會織造監李實阿魏闢
意一疏殺六君子株連黨錮龍吉在松亦幾爲土猾
所構亟自免歸著有易纂全書課兒說苑等書壽八
十一學者稱仁寰先生同邑秦重泰字原博尙書端
敏公玄孫自少以德行經學與羣從相切劘長領庚
子鄉薦掌教鄆城遷長樂令力行惠政偶忤當道意
卽稱足疾引歸杜戶潛修以仁讓訓率後人晚舉賓
筵不赴其恬退渾惇一時與宿松陽爲伯仲故同庚
相善也卒年六十五祀長樂名宦學者稱澹綠先生
丁明俊字彥超南直無錫人孝友端莊表裏如一尤

存心慈惠雖蚊蚋虱蚤之屬誠人勿加害曰此宇宙
生氣也自言年近三十始志於學故以困勉自勵居
家一遵儒禮屏絕淫祀治喪不用浮屠每日必靜坐
思過雖盛暑不弛冠服或徹夜不寐及旦終日卓然
因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吾試之良驗論學一
宗紫陽謂四書集注一字不可移易間以象山語粹
一帙授門人曰吾取其論治心工夫如刀刮鐵穿痛
切不可當耳門人問朱陸異同何如曰何遽論此惟
取益自淑可也家故屢空喜解推以贖貧困每歲修
同善會及除夕賑不恤勞怨曰能通物我之謂仁欲

求仁者莫若強恕先生稱名諸生數舉不錄嘗手錄
經史古文辭不厭數過見者羨其楷法謝曰程子有
言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吾意如是每教人家子弟讀
小學習古禮親善類遠匪人謂不繇是無以成人材
而日憂寇禍之將至崇禎癸未四月遘病卒年四十
八通邑太息及門服心喪門人惠奮飛字羽豐負大
志守道寡合自幼爲先生所器隱居東亭亦中歲卒
陳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
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啟辛酉舉京闈第三人
乙丑璫禍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

者累日時璫焰日張有疑其成篡者惕龍料其必敗作
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望大平獨微窺上
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言皆驗初以
文章經濟自負自中年後悔其無本一意反求身心遂
悟天地生生之旨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而推
行則在於愛人值寇迫民饑嘗散家廩千石以賑鄉人
設莊田五頃以資族衆及做行同善會于邑中當計借
北上密挾智勇士厚資之令徧歷賊巢所在偵得其地
形併魁率姓名以歸孳孳於獲真才拯禍亂年五十登
甲戌進士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丁丑授中書舍人以分

投事被議降二級戊寅五月焚惑守心上養陽好生二
疏規切時失六月進特闡揆職二疏申責輔臣以人事
君之義大忤執政意是冬奉使魯藩己卯再分投順天
鄉試事竣與纂修會典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
言何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講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
今日求言卹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
求言卹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
受人命無時不可哀是心也豈僅觀彗星而動哉願皇
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疏入閣票該部知道而御筆於

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語連加殊罔措
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上斯時屬意欲擢之矣未
幾立冬日大雷電雨雹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
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
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
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冬至之日云
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上特命閣臣會部
議奏久之會奏駁上辛之不便應仍用至日乃再進郊
期考辨疏御批媿媿數十言從容清問閣部皆恚及三
疏四疏上卒格不行楊龍遂合閣部所顯駁士友所私

疑一一剖之名郊期咨應奠此禮明于後世更著東天
民傳以見志庚辰奉命冊封輝府因假歸辛巳乞致仕
不允壬午入都應詔陳言進生財平寇禦邊三疏俱蒙
優答翼日進用人探本疏留中上嘗諭諸司有利民救
時之策悉開款送內閣彙奏楊龍著有墾荒議投闕未
進而輔臣黃公景昉先述以告上一日舉姓名問他輔
至再無答者既而戶垣楊枝起疏薦諸正人復及是議
宜令繕本進呈有旨取原議入覽楊龍補疏申言金非
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
科不足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

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部覆卒以起科撓之又著掌上錄言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外卻四事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爲之本錄成蔣晉江德燦請觀而梓傳之忌者摘其言以爲譏切且構分闡宿案訐奏惕龍竟不自辨癸未四月朝局稍轉進剖析僞學疏并研通州二相各令人道意請一見辭不往十月聞闖逆破潼關爲詞衣帶間云南箕靜聽常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繳憑南監求題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絕遂得疾七月南都遷禮部祠祭司員外見新政不綱乞休至三始允乙酉林居臥病六

月間聞南都潰載聞劉念臺先生殉節狀遂絕粒而卒
惕龍居家盡道居鄉盡仁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樞部
鉉劉官允理順蔡中丞懋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
能盡義嘗銘於座右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得於隨處體
驗者至矣丁丑始定格物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格者卽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爲誰罔不患其逐物而
遺心矣尊忠憲之傳甚至表章甚力及定高子遺書病
其君子有黨之說累於知人害於經世著羣黨解以正
之閱朱子節要刪其與留丞相論朋黨一書於陽明亦
瑜不掩瑕輯爲要書以存其是凡持論要于公正不爲

一偏教學者則隨材造就皆令得益而去惟不欲建院
升席以矜標榜滋門戶所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
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總六十二卷稱幾亭全書行
於世所纂有程子詳本朱子語類朱子經說高子遺書
陽明要書等編又輯皇明儒統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
傳金針于甘泉雜禪于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說彌肆殊
爲斯道懼今盡芟其悖道之語存什一千千百使後人
讀之皆足裨益身心而無簧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
儒正學可也用意忠厚若此其古今大聖大賢贊文廟
從祀議三篇及求言生財漕運籌邊諸議皆可傳子揆

著有省心日記二編

幾亭論諸儒曰富貴貧賤爲仁者

多過於退過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爲
建一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性曠乎不滓矣其學涉
禪其人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陽明慧辨
絕世有過於逞快處及問之未免遁詞如論精金分
兩而曰堯舜禹鑑孔子九千鑑自是欠確後來有以
此爲問者不答而言他講學正者易淺淡者易差
近儒醇正而精微自高子外惟有顧端文口筆玲利
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人思耳然其心細而
虛其行端而決無黍真僞矣心齋畧工夫龍谿畧
行誼任者行不掩言力未能副志也豈制欲哉龍
谿爲人往往託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
刺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
爲南阜鄒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尙禪而較授
四子周易以傳會之講論條條彼條此無實見無定指
自以爲入神而君子嫌其多遁詞也進退取予之
嚴文清而下念臺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愧真儒
論學微有偏處陽明先生稟異學透然力駁朱子
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間有滯語謂未

及思孟則可亦豈真有青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
王龍谿幾有若羅近溪汝芳有若周海門汝登皆尊
陽明卑晦翁幾已見斥於念庵羅氏諸儒而汝芳則
楊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陰借佛以攻
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或本程門之言或傍龜山之說
恣情敲剝一詞一罵惟汝登最甚又陽明以來未嘗
有也其講學也如宰予短喪猶曲加迴護大抵輕人
倫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予不忍存之以禍後學
故盡削之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的矣後學無狀者
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居身立朝清修
直節固有足多其學最無狀謂操則存舍則亡孔子
本意廢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
謂孟子以正心爲戒而易云洗心大學云正心皆非
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欲借孔孟以
證成其意見見孔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孔以誣孟
見孟子所言偶合已意則執孟以誣孔其視周程以
下蔑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遂直謂喝佛罵祖古今一
人隱然以儒門中釋迦可奪尼山之席克其邪見將
使棄父者乃真孝背君者乃真忠其爲斯道斯民之
賊不又甚於鄉愿耶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談禪

者纍纍矣大抵浮游恍惚未足以傾世又皆有所忌
憚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負殺譽考實者幾焉惟宋
楊慈湖及近時周海門猖狂特異著本體似超渺無
倫舉工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儒以伸釋其言更
扭釋以間儒又皆品行清高使惑之者益易蓋操戈
入室彎弓向師亟素王拚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
也噫可畏哉學聖人者廓清茲
二人之營壘其餘不煩攻也已

卞子靜失其名子靜其字浙江嘉善人稟性迂顛受
學高忠憲之門嘗偕同邑吳子往崑山歸季思過梁
谿侍忠憲習靜于湖上之水居客或爲水居四友圖
以記之旣而周旋諸公瑤禍間不少避幸無恙後遭
乙酉兵亂年已老矣竟以志節終有遺詩云犴狴半
間如地壘靈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爲銷鑠

靜坐功淡得宴如可以窺其所得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自少沉潛好書博學工
文詞爲諸生卽名噪江東每勵著書明道之志著自
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曆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崇禎
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周太史鳳翔之門釋褐
後寄弟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
嘖嘖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
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之一人
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又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
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

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助所謂辭爵祿蹈白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冊通鑑一部窓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嗟自樂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爲可爲者惟有已分內事勉之勉之此書可以槩其自命矣蘊生見當時事勢已壞遂無仕進意策塞南歸杜門不出與窮交數子砥礪益堅天性純孝家居無私財所得廩既束脩盡以歸之親丁內憂毀瘠骨立自弱冠至登第後不苟取一錢其友人有一親戚以官事連染屬蘊生

自免之其親戚以五十金爲壽友人懷之以餽及覲
面不敢出諸袖潛置書笥中經數日忽檢出大駭亟
還之介捧類若此乙酉兵至訛傳父死遂同淵耀自
縊于西城僧舍臨死神氣閒暇如平時題壁有進不
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
耿耿不昧此心而已等語士林聞而悲之所著有劄
記二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史記雜論四卷詩文
若干卷藏于家後人稱爲陶庵先生淵耀字偉恭邑
諸生同里有夏雲蛟者字啟霖奇貧力學與蘊生同
館于侯通政家講習相契一時有黃夏之稱篤行孝

友精研性理以程朱自期著有豫章游草心學直指
二編乙酉秋亦以兵死

陶琰字圭稗南直崑山人爲人溫醇端慤特淡於性
理之學雖爲諸生恒厭薄時文好博觀諸儒語錄訪
道不遠千里乙酉之亂有友人朱集璜字以發者居
圍城中拒守不下及城破赴水死時圭稗居雞鳴塘
去城二十餘里躬率其徒奔救至中塗聞城已破傍
徨久之乃還日以發其死矣後之哉是夜距戶自經
死

華允誠字汝立南直無錫人少從其兩兄汝翼汝正學

踰冠稱諸生萬曆丙辰偕汝正因族叔詡庵以師禮見
毘陵啟新錢先生受源編滙編及管見像抄始識學脉
之正閩尋赴東林講會讀忠憲高子靜坐說心性說更
知心學性學之辨氣靜心靜之殊遂以復性爲宗是年
始從兩兄舉家會荆溪儲恕行氏邑中忠憲素衣兩公
咸與焉以三九月爲會期歲舉不廢天啟辛酉冬赴會
試聽講于首善書院時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臯兩先
生主其事少墟有言曰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汝立
聞言當下反躬體認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
壬戌成進士假歸復因詡庵執贄于忠憲且言私淑雖

久不如親傳忠憲乃授以主靜之學甲子忠憲還朝因隨行謁選至淮陽隨講學於王心齋祠至寶應隨講學于范文正公祠在途寓書于家自幸得所依歸有云所謂無行不與今乃益覺親切而忠憲貽素衣書亦云鳳超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一路受其益不少又許爲生知安行宛然性象其相得若此鳳超者別字也及京除工部主事值魏奄用事馮鄒諸賢俱放逐拂衣歸崇禎己巳起補與笄我箴李荆揚劉康谷章格庵諸公論學轉營繕司員外督琉璃廠卻羨以萬計其冬北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各門上微行察勤怠

多被譴逮有杖死者而汝立守德勝門獨完所製懸簾
修廣如式上霽頰嗟賞頒白金二十兩加俸一年辛未
調兵部職方員外協贊郎中事乞休不允疏陳三大可
惜四大可憂內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
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已之
驅除閣臣兼撿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綫索呼
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
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法潔已
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再疏直糾
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二臣亦各疏辨奉旨再

着回話三疏欲追理洪學所旨之軍功追奪洪學所叨之恩蔭極言體仁紵臂塗顏廉隅掃地通衢露布徧體瘡痍上察之止鑄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于獄寘王化貞于理皆前疏有以啟之也里居十年餘當甲申南渡召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至京閉門謝客貴陽相投刺竟不報先是荆溪再召過錫投刺且托人致意欲以京堂市亦未嘗報謝也見時事日非在署僅十三日謝歸乙酉後以舊冠衣杜門日惟節巾待盡戊子四月寓壻家爲游兵執至金陵始終不屈遂與從孫尚濂同死神色陽陽如平時年六十一初汝立

登第出相國賀文忠之門文忠在闈夢神語曰明日閱
第一卷真士也因得汝立卷後先殉國固非偶然而思
憲之臨止水也特書一帖以授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
夫固以後死嫡系屬之矣汝立十六失怙太安人訓之
嚴歸養日母老患心痛每夜伏于床以氣噓之旦必露
禱請代三閱月病良已伯兄既喪固邀仲兄同居侍母
盡其歡至于置役田葺耑祠修宗譜廣同善會尤造福
族里方忠憲聞逮自溺有詔根究汝立既偕郡守曾公
輩周旋其間又轉托都人多方調護高氏得無恙諭葬
時以在京不及送比歸特補奠墓下知地不吉卽代營

改葬纂高子年譜一卷特詳于爲學入道之序誠高子嫡傳也在兵曹草疏二千言力請崇祀謂國朝理學一脉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共祀孔子廟庭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疏既具因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不果上會仲兄書來曰高先生崇祀一疏真吾弟身上事然斷非今日所宜言亦斷非一疏可了設使言之今日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卽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旣身任之又必博求而審訂之察二三同志中淡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力表章使先生之

學大著於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難
擔子尤重所以謂今日且作歸計休養精神以圖不朽
可耳非畏首畏尾之言也汝立得書喟然自此敦勵益
至蓋汝立之學爲能得統高子者家庭劇切之力居多
晚年擬作易解細讀周易孔義輟筆歎曰吾無贅矣淡
有味乎介石之義乃更號豫如學者稱鳳超先生所著
有春秋說四書大全叅補藏于家汝翼名允謀踰冠舉
萬曆庚子鄉試下第後游東林一見錢顧高吳諸先生
汗出浹背竟夕不寐反顧盟心務屏習心遠習氣洗滌
磨礪簡押清苦尤研精於易一卦一爻莫不反求諸身

心立家會率子弟興起於學天啟壬戌就寶應教諭以
身植範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
不取爰卽其地築興讓堂集諸生講習其中嚴立規條
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
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善惡反正易邪之念決矣
初到任請祀劉駕部靜之于鄉賢祠五選賓筵惟劉學
博春宇一人先於天啟末卒高忠憲志其墓稱燕超先
生汝正名允誼號龍超晚更後庵與同邑呂誠之高彙
旃嚴佩之祺先輩會講東林著有三像粹精春秋傳戴
記纂疏等書訥庵名貞元卒俱在汝立殉節之後別有

傳茲錄不載

門人張光家曰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偕弟光庭過鷺湖

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妄瞬峩冠修髮袍袖雍然真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勿驗純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于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解惟管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爲失着既知其逆卽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毒小入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盞酒止三行情甚和洽時方率子姪輩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告歸夫子曰遺書管見二帙卽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已送至舟中矣其業于引掖後進如此

吳鍾巒字巒穉

一字峻伯

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

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

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衆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偕兄應炁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璫被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穉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輯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穉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

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穉二十補諸
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學博連舉進士選
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
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
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
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巡
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穉矢志不肯屈
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
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穉曰不明于死生
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

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穉笑
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滿除外任錢糧叅罰各官補紹
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
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
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
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
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積薪自焚
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巒穉嘗作十願齋說以
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
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

未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塋其鄉及繼稱歸骨從塋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霞舟携卷語錄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呂高培曰聞之先大父曰吳儀

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亦相引重而孫少宰栢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瑞禍者爲江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員外希聲

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爲吾錫顧孝廉所止固不愧
一脈也高培又按都人士並師顧高而死節者備
部與馬文肅最著又有華學正紫梁諱白滋者明
末爲養利州學正值交趾人寇城陷乃登明倫堂
具衣冠拜闕題詩自經姜姜氏撲殺三歲兒亦益
于堂西事在戊子十二月初八日與其家吏部公
同歲死人謂之華氏雙忠吏部公者卽風超先生
師高而淑顧者也吾師之爲是錄端主理學不偏
表氣節故不及悉著錄中然合而觀之可以
見端文忠憲之澤未亡功在各教亦大矣

雜聞源流錄卷十四

江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 衢 修 授

陳王二家之學端相引也然遡陳之本初固與王
殊科陳雖尚靜悟喜簡佚而極守規矩厲廉隅孳
孳矻矻以躬行心得爲務從未敢顯肆一言詆賢
侮聖降至王而决裂太甚前斂後放亦判然矣惟
中間變爲王湛此曰難靠書冊彼曰不須讀書此
曰有覺無覺彼曰無善無惡雖挾持非一而欲盡
掃宋儒直接羲孔之意見則不謀而同爲其徒者
又出入二門互相推贊遂牽而合之有若所謂湛

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知者噫白沙
當日不過欲救俗學解粘脫縛云爾豈料再傳而
後有此逗漏又有此浸淫流弊無窮也哉雖然未
可一律論也惟荆川子有言陽明津路宏濶求濟
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綫之津得而守之問渡差易
此言近似亦語向陳而意推王者愚則請以宋人
斷之蓋白沙猶康節也陽明猶象山也昔朱子輯
近思錄祇取周張二程不採康節及錄伊雒淵源
乃躋康節于四子之列或嚴或寬義各有取而象
山未有與焉茲錄于陳王又可以竟削乎又可以

無差別乎爰取江門師弟子另編一帙見陳氏主
靜之教有若此病根在剽禪紊儒先正具摘之彼
亦不能自掩而其爲教能使一時學者敝屣功名
富貴以自致于君親之際可狷可狂而必不可爲
鄉愿清風高節亦何可及也若夫增城之傳爲獨
盛而其習顧寢偷觀涇野稚川二子致訾之言可
見崖畧猶幸晚年進修表伊川議象山稍砥越學
故其門下多篤實之儒啓歸正之漸不可謂無功
於江門矣愚故併著之嗟乎若斯人者本原則潔
品地則高學術則偏使得聖人而裁之磨明洗翳

絕似求真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

陳獻章

莊 杲

賀 欽

陳茂烈

李承箕

承芳合傳

陳 庸

張 詡

林 光

李孔修

謝 佑

何廷矩

湛若水

區 越

梁 儲

丁 積

朱伯騏

馮 裕

方重杰

何維栢

霍 任

唐伯元

劉秉鑑

洪 垣

方 瓊

謝 顯

潘子嘉

汪尚寧

鄭 燭

林挺春

郭 棐

鍾景春

蔡 駿

顧應祥

韋商臣

唐 樞

許孚遠

王愛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于都會村父先一月卒母林氏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翌日公甫生幼秉奇悟讀書一覽輒記弱冠中正統丁卯鄉試再上禮部不第歸而歎曰學止於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西吳康齋講學臨川遂棄舉業而往學焉康齋師道尊嚴教人多舉伊雒成語公甫至絕無講說惟使之斲地植蔬編籬作宇則使研墨客至則使接茶居半載別歸竟未知入處歸而杜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然後博之

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築一臺名曰陽春坐其中端求所以用力之方令家人穴壁饋飧幾至心病蓋自臨川歸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是時年近四十矣故其教人以主靜爲先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全靠書冊成化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諫是名振京師羅一峰章楓山莊定山輩皆與游賀欽

時爲給事中聞公甫議論卽日解官去公甫旣歸白沙四方從學者日益衆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壘壘不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閩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至京師或問公甫何如人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庚子江西布政使陳偉輩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爲山長謝不往成化壬寅以廣東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召試吏部辭疾不往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引退卒不就試上疏乞歸養憲宗親閱再三明日特授翰林院檢討許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上表謝

不辭而去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
石亭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惜南陽
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賴康齋遂
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飾
僞詞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耳時年五十六自
後屢薦不起事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馳歸
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始懼學者障
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川全虛
罔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
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或勸之著書

不答別號石齋既老號石翁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
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固異人也弘治戊午邁疾庚申二
月卒年七十三門人湛若水服心喪三年所著有白沙
集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廷賜諡曰文

恭

公甫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

潭老人龍潭老人者陳海雍也公甫如言往謁適老
人雨中蓑笠犁田問之即海雍乃延至家籬落蓬門
人無至者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公甫歎服而去
海雍因語其子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呂涇野曰陳
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
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儘朴實有所養陳清
淵曰白沙之學專主靜坐明心而以經書爲糟粕與
程朱異尚當時若章楓山懋何叔丘喬新周翠渠瑛
胡敬齋居仁張古城吉羅整菴欽順陳益菴驥皆有
名言嘗其爲禪愚於學部通辯亦已辨之至尹塞齋
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詎實相半尚論君子識焉

莊杲字孔暘南直江浦人自少穎異長益不羣貌古而
心和學博而志曠與陳白沙同道交善世稱定山先生
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同編修章
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燈火忤旨予杖謫
湖廣桂陽州判官未幾言者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
副尋丁母憂會父質菴公感風疾臥病五年孔暘在憂
苦中延醫選藥扶持不少離父終哀毀逾禮旣免喪以
疾不起移居浦子口值江流吞迫遷入定山所居諸峰
環抱依高爲亭鑿卑爲池兼具竹木花卉之勝巡撫王
恕入山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佐理敝廬固卻不受聚

徒講學垂三十年弘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
勸駕入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揖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孔暘謂人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內閣徐溥言當復官翰林而丘濬等持之吏部乃題復
行人司副乙卯內閣李東陽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
定山還當官此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
偶病遷延野寺中以病告丙辰春不待報允而歸司察
者注以老疾蓋終忌之也孔暘生平持身慕伊川法度
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道計也孔子六
經諸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

移學者泥於聞見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
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
志所存不立異以求名其持論率若此每厭俗學膚淺
不足以濟時通治故經濟之志多見于文字間雅好爲

詩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說者謂詩之變自定山

始所著有定山集行于世

時白沙爲學渙然于本心定山與之同趣每言當于經書

傳注外超然自得爰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而丘瓊山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驟異心嫉之又惡其皆

不仕曰幸天下士夫背朝廷者二子也是不爲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中戒祖訓中而丘言至此

已甚矣其時又以立異爲名高發之會試策問及丘柄國莊再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忍亦

行止之路固狹耳愚按甘泉序定山集有曰定山題白沙詩云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

渠老筆須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蓋以周子謂白沙而以橫渠自謂也記定山祠有曰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其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竊以爲此陳莊大同小異之槩也至于定山之將致仕白沙寄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則又規頌皆寓其中矣予故于陳莊書之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丙戌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間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蠹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惟謹旣歸肖其像懸室中有大事必啓焉弘治初薦起

爲陝西布政司參議撫治商雜以母老病上疏懇辭陳
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
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因力薦獻
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乞任之內閣經筵俾參大政養
君德疏入朝廷允其辭而所陳四事黜以浮汎罷之正
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
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相戒無驚賀公鄉人
請克恭往撫之衆皆羅拜乞生路克恭曰渠輩旣知悔
卽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勤人來渠輩但乞命毋殺
人已而體勤人果至須臾人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謀相

聚曰賀公素無誑言再往問之克恭曰城中擾亂至此
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唯
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克恭家居杜門潛心理學不務
博覽惟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嘿識反身實踐冠昏喪
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雖嘗尊信白沙及白
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毅然弗之從也晚好易究
心象數手不釋卷清修篤行鄉人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及卒祀之陵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慎行嘗陳十
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病歸終身不仕

賀子不從白沙誦
佛書事載崔后渠

士翼

中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世隸興化衛戍籍少喪父
補總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
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
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
考嘗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亾獨友人所附金在畢歸
之附金生請分謝曰我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弘治丙
辰登進士奉使廣東因從白沙游教以主靜退而作靜
思錄終身佩其教初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郡
守嚴擊強豪能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之得和霽
信孚上下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有夫死

而嫁其孕妾者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類其姊
爭者愧服考績歸至淮幾凍死所知覆以敝裘救之拜
監察御史敝衣羸馬身若無官劾罷尚書侶鍾尋以母
老乞終養母進甘旨妻子服食粗糲躬治畦隴以給出
則手執小油蓋入臥破席無惟人皆不堪獨泰然自足
一女適彭惠安公孫嫁具涼薄亦不以自嫌也侍母之
暇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
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其孝養清苦
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祿不拜復授侍郎潘禮事例奏
給月米上從之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

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不允時周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于地親負土石成墳疾轉亟亦卒遺命立族子遠揚爲後鄉達林俊爲治殮都御史王應鵬奏稱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請卹之詔表其

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學者稱梅峰先生

愚按白沙定山

皆以心悟勝狂能包狷也醫問梅峰二子最服膺白沙之教而莫不尚躬行稍善學狂也是四子者進乎道矣愚故於此並進之夫別之於門派而尊之於位置非有二也以道爲衡而已

李承箕字世卿湖廣嘉魚人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古文辭非禮不言動初赴成化庚子鄉試考官桑

悅首選其卷監臨者不從而罷悅乃上書政府論薦
至丙午與兄承芳同登賢書每上公車定以元旦不
忍以令節違親已酉除夕兄弟侍親榻至中夜母歎
曰今夕有二子在明夕當何如世卿聞言卽泣下不
忍去勸兄就道已畱奉親遂棄科名不復言祿仕久
之兄棄官歸相與日夕奉母怡愉一堂及母喪寢苦
枕塊不離喪次凡再入粵訪白沙事以師禮讀書大
崖之峰因號大崖家徒壁立家人告不給適兄弟對
坐相視曰吾道非耶後竟以學行名天下世卿爲人
寡言笑終日端坐人莫窺其所存爲詩文下筆立就

若不經意工草書人爭傳之所著有大崖集卒配享
濂溪祠承芳字茂卿幼穎異生七月以筋畫灰作土
地二字年十四伯父中丞公田指鄉富貴者示之曰
兒志及此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志也成化庚
戌登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居官清苦嘗謂人曰予得
俸錢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及遷寺副遂謝病歸與弟
偕隱以講學爲業其論治以教化爲本所著有東嶠
集

陳庸字秉常廣東南海人力行好古舉成化甲午聞
江門之學往師事之白沙深取其德量年踰五十親

友強之仕補荊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拂衣歸足不履城市督學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佑卒貧無以塋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峰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張詡字廷實

號東所

廣東南海人少負經濟好探名理

不爲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所作詩美之曰嶺南孤鳳也因陳庸以見白沙或詢詡爲人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成化甲辰登進士移疾歸久之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

御史費鑑疏薦部書下有司速駕以疾辭不起正德
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薦部書再下堅辭如故既
而吏部及巡按御史累疏學行以聞有旨起用甲戌
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乃先具疏引疾勉赴南都拜
孝陵而歸不閱旬卒年六十

愚按白沙門人張東所
滿禪尤深卽白沙嘗嘗

之見整菴廿
泉問答書中

林光字緝熙廣東東莞人自少苦學不懈博綜經史
父彥愈嘗手書范文正畫蓋粥事爲勗已復購文正
全集畀之年十七補邑諸生讀吳草廬論學諸書益
大感悟建得趣亭日讀書持敬涵養其中成化乙酉

領鄉薦己丑會試拜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合遂從歸
江門曰吾得師矣白沙亦深期之父聞而喜手錄朱
子語類至四十三卷課之曰汝學能立吾啜菽飲水
死不恨矣紆青紫耀閭巷何有於我哉蓋父子間自
爲知己如此旣而築室欖山與白沙往來問學者二
十年巡撫朱英勸之仕報曰夫人幼而習之於小學
必求所以事上長而進之於大學必求所以治下善
學者不汲汲於施爲成敗利鈍之際而汲汲於吾心
權衡尺度之間寧學成而不用未有不成而苟用者
也父艱服闋母強之出甲辰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

論以身爲教勉學者反躬修行探本窮原上敦風化
養廉耻疏得旨飭行巡撫彭公廉其賢待以賓師之
禮丙午分考福建弘治己酉主考湖廣是年總修浙
濟憲廟實錄辛亥修嘉興縣志壬子復同考順天凡
三較文僉推漆鑑部使者以卓異薦遷兗州府教授
會內艱歸起補嚴州府教授按察使孫需疏薦擢國
子博士作正學解教胄子解諸生翕然宗之會孔廟
災上疏言孔子之心必不安于天子禮樂之祀宜題
木主曰先師孔子時論禮之三載乞休不允尋遷襄
府左長史進中順大夫遂致仕邑大夫歲時請爲鄉

飲賓皆不應日惟靜坐讀書嘗言所謂問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別號南川自師白沙外遠與定山爲友見愛重亞于白沙詳見定山集中壽八十一

李孔修字子長廣東順德人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閩人不識也張詡識之薦于其師白沙及見白沙亟稱之賢名始著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子長奪其產縣令鞫之卽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

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敬禮之敝廬薄畦疏食不繼
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
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平居皂帽深衣入夜不
違二十年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
曰子長先生吳廷舉繇縣令爲藩臬在粵最久與爲
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嘗道之此兩人
亦相成也自號抱真子卒無嗣憲使李中少叅王崇
教經紀其喪尚書霍韜墓之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
子長配東莞祁衍過其墓有詩不見高人李抱真清
風巢許必爲隣歲時伏臘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謝佑字天錫廣東南海人嘗從白沙游一聞主靜竅
啓遂築室葵山之下栖焉寔甚併日而餐襪不掩脛
晏如也塵世名利不少罍胸臆病中寄友人湛若水
詩曰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
元處未幾卒後若水祀白沙于白雲山以天錫配
何廷矩字時振廣東番禺人爲郡諸生以文行爲督
學胡榮所器重見白沙卽棄舉子業從之游會將秋
試時振毅然謝去胡公遣人乘馬追之謝曰泉石疾
已在膏盲矣遂不復出所著有禮意大全三卷存羊
錄十卷皆本周禮云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好學弘治壬子魁書經尋從白沙游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說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出後以母命出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南昌張元禎爲主考無錫呂元夫爲同考拔置第二賜二甲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各用其說倡道京師聲望日著而元明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又交和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暉悉卻餽遺正德乙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

瑞瓜既而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命就
禮舍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
不遽與言嘉靖初以侍讀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
院刻心性圖說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
最著皆極力薦拔後至通顯俄遷禮部侍郎先後有
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彙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
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
不三山二莊講學于其間他如江都休寧貴池等處
皆建有書院元明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憫
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爲

沉其像於江以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乃買田四郊
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設私創寺院
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蓋久而沙化大
行秩滿奏績上以_一踰七十許致仕平生志力勤
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游者殆徧天下斯時天
下學徒不歸王則歸湛謂之王湛凡足跡所至必建
書院祀白沙_一山莊亦然嘗至衡山特築白沙書院
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其所論率本師
說而參以己學甚闢陽明子之言空聽者心折焉學
者稱甘泉先生或稱增城先生庚申四月卒于所居

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

雷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

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及前後詩文集

數百卷行于世謚文簡

涇野跋甘泉書白沙語曰右甘泉先生書白沙先生數語

益見道之言也夫其曰道有以言傳與否者以人言也有由積累而至與否者以學論也人品有上下放於賜則欲無言於回則言之終日若認道不可以言傳則異矣人學有生困故義黃爲生知堯舜已兢兢業業若認學不由于積累則誤矣是故志學耳順積五級而後得詞不可已舉六經而始備故曾子卽禮而問乎諸疑顏氏竭才以事於四勿觀是書與言者當求之意表不可泥之辭中辨甘泉先生之門生也因章科之問遂注釋其後以歸方氏

區越廣東新會人少游白沙之門正德初由進士知

嘉善縣性慈祥政務簡靜得親民體以最名人爲戶部主事平居無疾言遠色以涵養稱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殿試居二甲首改庶常授編修正德初歷冢宰兼學士崇典誥勅掌詹事府事爲逆瑾所紉瑾敗召復官遂入閣爲大學士歷加少保少傅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請召還舊輔楊廷和至則遷居其下前後諫止武廟游幸命草勅自稱大將軍巡邊及子秦藩被地入寧王世子居守俱有回天功後受遺詔迎立興邸是爲世廟事具國史晚號厚齋別號鬱洲居士

著有鬱洲集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謚文康少及白沙門未悉其授受本末蓋講師弟子之禮而自立者也白沙諸高弟在粵者以重望莫若厚齋以廣教莫若甘泉此外又有鄧德昌易德元者品槩清高皆南海人

丁積字彥誠江西寧都人成化中除新會知縣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師矣請白沙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白沙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惠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

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以需變化于是表邑中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及時蒞祀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盡罷向來民間私斂當月錢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彥誠深憂之築壇山頂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得疾卒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

如此

朱伯驥湖廣通山人成化癸卯舉人築室溪南耑精
墳典與俗違尚就選廣州府推官一見白沙接緒論
卽浩然有歸志退而上書論古今人才不相及白沙
以爲知言遂棄官歸橫經講學時放歌自適

自賀欽
至朱伯

驥共十五人
皆白沙門人

馮裕字伯順山東臨朐人以先世戍遼東生于廣寧
少孤貧刻苦讀書聞義州賀醫閭倡明理學往師事
之輒充然有得歸而密叩身心動靜語嘿雖微必謹
家無積書借覽以資見聞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

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時逆瑾煽禍邑人張文冕任近侍爲瑾腹心以家托之及至邑一無所私冕怒愬于瑾將逮繫之伯順知禍在旦夕略不爲動已而逆黨伏誅歷蕭縣令晉州牧所至多惠政去後民見思遷戶部郎出納一循法制數忤權貴權貴潛遣人偵之踰歲無所得其人歎服再拜辭去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後先七年屢建平蠻功嘗一言解關南裔以寧後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傲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囊無遺鏹瓶無遺粟弗問也性重厚剛介人不敢干以私居官居里凜凜自

持非義一毫不染晚年端坐陋室手不釋卷與諸同志結會講道嘗爲醫閭先生集序疾亟猶更定字義命筆皆正俄而整冠斂衽卒子四惟健惟重惟敏惟訥俱登第

醫閩門人

方重杰字思興廣東南海人尚書簡肅公之冢子幼著孝行母病額天割肱和粥以進母啖之尋愈父沒廬于墓側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受業于東所張子搯養漸克正德己卯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迹名場潛心道與甘澹泊絕嗜好以顏子淵程伯淳爲架矐妙契疾書根極

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飲水章歌歸去來辭自作挽詞至死不亂大理卿黃鞏贊曰簡肅之有思興猶張忠獻之有南

軒也

東所門人

何維栢字喬仲廣東廣州人少游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藁輒引避以爲辱已衆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值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栖與語多所默契登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常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奪情上亦納之尋謝病歸西樵與劉模王漸達

王激衷往來論學復補御史出按八閩賑恤飢民存
活計數十萬因條救荒十策著爲令首發少師嚴嵩
罪狀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
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喬仲謝曰此予
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爲逮至幾死
杖下竟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論學隆慶改元復原
官屢遷至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萬曆初轉吏部侍
郎前後疏請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
師張居正遭喪奪情衆議保留尚書張瀚私叩之答
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爲南京禮部尚

書次潞河遂乞骸骨歸角巾野服恣遊名山關天山
書院聚講發明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卽皓首猶北面
就弟子列卒謚端恪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
解天山存稿及編陳子言行錄行于世

霍任字尹先廣東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
相對卽暑夜不違人服其端莊兩試不遇遂潛心理
學以主靜爲根宗絕玩好斷戲謔於聲色名利澹如
也父母沒哀毀成痞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
家墓下兄方歷顯要秉銓衡而尹先托迹溪谷間與
白沙高弟鄧德昌輩泉石自娛不與世事然赴人之

急甚於其私有被誣殺人罪者初未識面聞其冤輒
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麾不納歲稔令家人減食以
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鬪乙不勝毀甲
先隴以洩忿甲將訟于官諭之不聽乃具脯醑往拜
其隴躬飭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矣栖西樵垂四十載山民父視之比卒聞者莫不流
涕著有心性說解宙山剩言

唐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
縣改泰和俱有惠政秩滿晉南京戶部主事去兩邑
民並祀之後爲郎進石經大學上畱覽焉以言官謫

其詆斥新學貶判海州公何轉保定推官擢禮部主
事疏請端大本間引世宗遺詔語極忠劄上爲感動
辛卯典湖廣試得士備一時之選歷遷吏部文選郎
中上方督過銓衡同官懼罪兢兢仁卿一意剔弊銓
地清肅會太僕少卿闕太宰薦入未下兩疏乞休歸
踰年卒年五十八仁卿學本誠意爲文根極理要所
著述有醉經樓集禮編易註太乙堂采芳亭稿白沙
文編二程語類諸書

以上三子
白沙後學

劉秉鑑江西安福人早孤勵名檢壯益嚮學出甘泉
淇公之門與呂涇野鄒東廓爲友惜陰會起盛暑露

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
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怨尤吾觀吾內猶有未
真切者兄拊掌曰審若是老夫當率以聽嘗爲副使
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

洪垣字峻之

號覺山

南直婺源人十六補諸生嘗取顏

氏其殆庶幾者苦心探求久之而恍然有悟旣登第
及甘泉門論學相得繇永康令考最拜御史按視兩
淮鹽政巡按廣東主考在臺七年疏諫巡幸選宮嬪
革餘鹽清選法黜貪汙討篡逆前後章奏累百出知
溫州四載致仕居官務行其所學絕不以寵辱介意

宦轍所至捐俸各立書院創膳田羣人士講論卽下
逮氓庶吏胥亦令環立而聽欲以斯學徧醒人心旣
歸林日與同志論學切劘卒年八十七著有歷朝史
說周易玩詞理學要錄緒言聞言應迹言等書

方瓘字時素

號明谷

南直婺源人聞甘泉講學南都在

師之奉命指導國子諸生勤心晝夜不避寒暑甘泉
曰吾道不孤矣爰相從北上比歸以所學策勉同志
遠友來學有不給者輒贖之坐是屢空無怨意後甘
泉還廣城遠造請益返而同行友王子墩罹瘴死舟
中例不載屍乃秘不發同屍寢數日至詔適有故人

爲韶守始發喪得賻殮舉歸載偕洪垣往粵卒業甘
泉喜名其所居曰二妙樓督學胡植按部聘入試不
舉遂絕意仕進居家敦行孝弟卒年四十五門人彙
錄其遺言名正學存稿

謝顯字惟仁南直祁門人生而沉慧異凡兒稍長苦
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惟仁曰治生孰若治心
弱冠抗顏爲人師嚴毅方正不徇時好聞人有謔浪
語輒不悻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邃于易嘗自誦
曰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會甘泉講學
南都在質焉屢問而屢不答茫然自失覺其始之所

學猶外也退乃於靜中求之久而有得甘泉器之歸
構神交館與謝莘方瓊等日相究竟嘗言人一念差
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
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挈貼倚靠有立
脚處卒年四十九所著有聖諭演易說併文集諸編
潘子嘉字汝亨南直六安州人鏜之子幼承家學穎
異老成聞甘泉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
泉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必真知而後志立志
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
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

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子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餽廩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令復學與歲薦未幾歸病卒汝亨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財讓產壯年失偶不再娶皆人所難著有

汪尚寧字廷德南直歙縣人嘉靖己丑登進士歸將
受室聞甘泉以列卿居畱都在學其門乃抵里成昏
授行人司副歷官至副都御史撫南贛開周濂溪祠
羣諸人士講學其中大猾僭號稱王勢漸張授方略
馘渠散從事平或請疏聞敘功竟置不言久之彗星
見詔議罷諸大臣坐免歸時年四十七父母俱在怡
然子舍絕口當世壹意問學年七十卒著有周潭集
廣資錄日錄及四晚抄事物圖說諸書

鄭燭字景明南直歙縣人少嗜學補郡庠游甘泉東
廓二公之門歸而講業郡邑及門者數十百人持論

一稟中庸或有據先哲遺行發人隱者問輒不答做
衣糲食潛心遺經前後學使者衡文行並首舉之貢
入成均選河間府判主密雲餉嚴出納謝耗羨間左
便之改判辰州守官如故暇則進諸生講學咨決所
疑以身下人尋奔父喪歸時年六十餘哀泣羸憊至
不勝喪踰年卒自號遠齋著有石田稿

林挺春字少和廣東順德人少從甘泉學事親至孝
藩臬旌其門謝不受以舉人教諭僊游悉取田租散
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捨其
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值兵燹

後洪水又至乃改邑于大帽山下首正經界均田賦
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遷知霑益州以親老不赴
持身醇謹罷官益貧爲士紳師表

郭棐字篤周廣東南海人弱冠繇儒士領嘉靖己酉
鄉薦師事甘泉與聞心性之學壬戌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改禮部會穆宗卽位次日傳封七夫人御禮篤
周力諍納還曰方今先帝廟號未尊中宮母儀未正
而遽有此舉何以示天下事得寢與新鄭相語忤遂
請歸養祖母疏陳十事如設史局官錄于謙後進薛
瑄陳獻章從祀皆允行旣而出守夔州作仰高夔龍

二書院選郡邑士躬董教之兩較蜀闈所得皆知名
士尋以湖廣屯田副使改四川提學時執政方行汰
士法篤周守正不阿去取公恕歷遷雲南右布政加
光祿正卿致仕居十年卒平生外絕攀援內屏聲色
自講學之外一無所事著有粵大記夢菊全集嶺海
名勝記廣東四川通志齊楚滇蜀諸稿

鍾景星字叔輝廣東東莞人少習舉業聞甘泉講學
西樵遂受學焉久之相從至都下與陳謨郭肇乾相
策勵終日正襟未嘗少懈如是者數年充然有得飭
躬砥行毅如也家最貧然毫不苟取雖往來諸名公

間終身未嘗有所干人以此益重之卒年七十四何
端恪公銘其墓

蔡鑿字天章北直真定人初從甘泉學甘泉稱其體
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及爲御史
以言事罷歸建浚濱書院聚徒講學立論純正不盡
襲湛氏之說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
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
性也異端邪說旣不明性之爲理焉能盡其性耶又
曰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

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又曰
朝廷以教化爲先上君子以廉耻爲貴士君子奔競
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
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物末矣時人稱爲浚
濱先生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弘治間進士僉廣東憲
時有擒勦海寇功累遷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建置
更定添設永昌等府學較師儒申明射禮晉刑部尚
書奏定大明律例致仕歸嘗從湛王二公游然不其
傳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

曾氏吾驟而語以由天德之知彼哢哢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陋而不爲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著有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唐詩類鈔明文集要等書

韋商臣字希尹浙江長興人嘉靖癸未進士釋褐時值甘泉在都倡道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寺評事會言事諸臣多被罪遂循職掌上疏

論救愷切忤旨謫靖江縣丞丁亥量移德安府推官
屢辨寃獄郡中稱神明乙丑遷河南僉事分司汝上
帥兵討平永寧巨寇捷聞璽書嘉勞伊府莊王無嗣
濟源王入繼以宿忿虐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寃久
不伸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乙亥轉四川左
叅議以執法忤權宦中察罷歸明農課子之暇高臥
一小樓不下優游以終

唐樞

號一菴

浙江歸安人少卽矢志求道從甘泉游中

嘉靖丙戌會魁授刑部主事以忠勤勿欺自勵服官
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件

旨罷職歸是時年二十九益奮詣聖賢之學以討真心爲宗從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守令每式廬請益爲創一菴書院于湖城中來學益廣許司馬孚遠王比部愛錢武選鎮輩皆出其門陶鑄賢才不可指屈一卷見地旣高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取予尤畱心經濟身歷各省險遠若川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屨茹草以游一生淡泊至七十三易簣筐床竹籠而外別無長物是歲學使直指各爲文致祭檄祀學宮又卽其講堂爲耑祠春秋祀之所著有木鐘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藏于家

愚故王以致良知爲宗湛以隨

處體認天理爲宗立宗已近禪門矣至一卷唐氏更以討真心爲宗語益不推而舉世附之何耶然真心固不可失討之是也嘗考陳王宗古其初無大相遠也而得江門之傳者多輕富貴任賢直沿姚江之流者多嗜功利用機權則心之真假所由分焉耳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二家者皆未善也彼善於此吾寧取江門焉自

劉秉鑑至唐桓十四人皆甘泉門人

許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後從歸安唐一菴學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著廉仁聲調南吏部考功在留都盛講學調北稽勲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款語諸僚忌之以爲必讓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疑卒不解更調驗封隆慶

改元移疾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吏部以與華亭
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卽推廣東僉事值廣
有倭警乃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先後遣
使諭賊及身航海抵賊舟擒降甚衆又建善後十二
議擬聞詔賜金旋移閩臬當內察會前忌者掌考功
乃論兩淮運司判官自閩歸將遂終隱往問於一菴
一菴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
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子雖暫挫
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遂
之官萬曆初擢南太僕丞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

告歸繼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時江陵當軸頗知
重孟中而忌者復構之出爲建昌守在郡廉謹不廢
講學居二年鄒給事元標特疏薦之遷陝西提學副
使以身範士考核肅然擢應天府丞築高淳堤成會
李都御史材以滇事被逮孟中投揭諸司申救冀免
其死而南道以此疏劾降二級調外歸數月丁外艱
服闋補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遷右通政晉右僉都
御史巡撫福建疏請罷倭乞封弛商海禁及定飢民
之亂免呂宋之罪閩人皆德焉在閩二年擢南大理
卿尋晉南京兵部右侍郎是時倭尚未靜當事者以

其熟倭情收北兵左然其在南都以閒曹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旁觀者頗起口語將借講學中以外計孟中行至清源聞之稱病乞歸五疏得允居家不殖生產孜孜以講學爲務生平質直無飾言飾行事至立斷一以至誠無欺待人

萬曆甲辰七月卒壽幾八十賜祭塋贈南京工部尚

書學者稱敬菴先生著有敬和堂集行於世

高子曰敬菴之

學以無欲爲主自迥別于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

得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欲執此以病彼氣象便局促耳

王愛字體仁浙江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書

輒能解大義尋補諸生聞唐一菴講學苕溪負笈從
游受討真心之旨又因沈給諫石雲問學於龍谿爰
悟良知真心詞異指同嘉靖癸卯領鄉薦公車往來
徧交宇內名流推明師說游南雍值故人永康松谿
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雞鳴山屬爲都講風動金陵歷
六試成己未進士就順天府學教授晉國子監並舉
其職擢刑部主事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
吾學所爲致用也有相公二客犯禁逮治之不少貸
又不詣相公謝相公怒有謫言自是有去志尋以遷
壘得請歸遂不起故業蕭然益好言學至老不倦借

諸同志朝夕研討凡

真文湖之會

天眞在杭城處
文湖在秀水

必至特不爲標榜懸八戒於堂中以自警上虞同年
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
乃罄橐中百金以給之臨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
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
無負爾祖父之教從容詠黃鶴詩而逝

以上二子
一卷門人